

鲁迅《秋夜》读记

毕 奂 午

一 枣树的品格

西墙枯树态纵横，奇古全凭一臂撑。

烈士暮年宜学道，江关词赋笑兰成。

上面录龚自珍己亥杂诗一首，这是一首咏物诗，是龚自珍歌颂他自己的羽谿山馆西墙边一株枣树的诗。这棵倔强的“奇古全凭一臂撑”的枣树，枝干纵横，有如巨臂伸张，撑拄着蓝色的天空。作者对它寄予了敬仰与爱抚。他在诗的自注中说：“羽谿之西，有枯枣一株，不忍斧去。”他并写了这首小诗。

现在我读鲁迅的散文诗《秋夜》，又遇到了鲁迅先生写的枣树。

《秋夜》中有五处写到枣树的形貌及性格：一、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棵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二、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，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。连叶子也落尽了。……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光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几枝还低亚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！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三、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

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，而一无所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直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四、在枣树的附近的野花草中有一种开着的极小的粉红花，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续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但枣树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，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五、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。

中国画家有一句老话：“石分三面，树分四歧”，这就是说画家一定要把石、树画得有立体感。树要象一棵活树。著名《芥子园画传》初集，开头就讲到画树，两树分形，两树交叉，大小两树，丛树……等。我记得小时候看它，印象特别深，现在读《秋夜》所写的两株枣树，总觉得仿佛鲁迅是用中国画家那枝传统的画笔描绘出来的。“并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他苏生。”（《十二个后记》）因而他更具有龚自珍所写的枣树，枝干擎天坚定倔强的精神。

秋夜以枣树开始，一笔一笔写来，真是如名画家所作的山水，枝干得势，则全幅振起。郑绩论画云，凡画树，“春则秀丽，夏则

浓郁，秋则萧疏，冬则枯寂”。但这秋夜中的枣树，决不是仅仅给人以萧疏枯寂之感。我们看，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，枣子早已被打得一个不剩了，但他以几根枝干低垂着护定他从打枣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中的月亮窘得发白。使蓝色的天空，不安地想避开枣树，离去人间。这是何等坚强的性格。枣树从春到秋生长着，结下累累的果实，却受尽了打击和折磨，然而他仍是坚定地站立着不摇不晃。这很象英国诗人济慈写给他的诗友瑞诺慈的诗中所写的情景“黑色的榆枝，插上冰冷的星天！……”屈原的《橘颂》所写的橘树“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。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”也很相似。

我觉得在《秋夜》里所写的枣树，显然是历尽了旧社会的沧桑，所以他知道“秋后要有春”他也知道“春后还是秋”。但他却显示出一种中国人对于艰难的处境并不降服的倔强的灵魂。

在《看司徒乔君的画》一文中，鲁迅先生曾写道：“……在黄埃漫天的人间，一切都成土色。人于是和天然斗争，深红和绀碧的栋宇，白石的栏杆，金的佛像，肥厚的棉袄，紫糖色脸，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……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屈服，还在斗争。”在这里，在对枣树的描写上，作者正显示了中国人对于天然并不屈服的倔强的灵魂。

二 小粉红花的梦

小粉红花，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他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这里，许多人解释是化用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的《西风

颂》结尾的名句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实际上这里小粉红花的梦的梦境，远远和《西风颂》中所歌颂的境界不同。西风是以豪迈奔放的行动，摧枯拉朽，荡涤着一切衰败的事物，但它也播散着新生的种子，有如“从未灭的炉灶吹起热灰火烬”，把未来的希望传遍人间。吹出醒世的警号：这就是：“严冬如来时，哦，西风哟，阳春宁尚迢迢？”

小粉红花的梦，鲁迅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写小粉红花的。所以枣树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

这里小粉红花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后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又唱起春词来了。所表达出来的气氛我觉得倒有点象济慈《仙灵之歌》中所歌唱的：

不要悲哀吧！哦，不要悲哀！

到明年花儿还会盛开。

不要落泪吧！哦，不要落泪！

花苞正在根的深心里睡。

所以她在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的情景中才轻微地一笑。

《西风颂》则是这样的气势：“啊，不羁的西风哟，你秋神之呼吸，你虽不可见，败叶为你吹飞，好象周两之群在诅咒之前逃遁。黄者，黑者，苍白者，惨红者无数病残者之大群：哦，你，你又吹送一切翅果速去安眠，冷冷沉沉地去睡在他们黑暗的冬床，如象死尸睡在墓中一样，等你阳春的青妹来时，一片笙歌吹遍梦中的大地，吹放叶蕾花蕊，如就草的绵羊，在山野之中弥漫着活色生香……。”

三 说恶鸟

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

对夜游的恶鸟，一些注释多作为反面事

物讲。我的理解它不一定指反面事物。鲁迅在文章中常用“恶鸟”“恶声”“恶魔”等字样。但所谓“恶”者多系反语。如“恶魔”“恶声”等。多是作为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的冲击力来描述的。

“恶鸟”一般指的是梟。见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及《汉书·郊祀志》注，正文有句云：“……古天子常以春解祠，祠黄帝用一梟、破镜……”。如淳注：“汉使东郊送梟，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赐百官，以其恶鸟故食之也。”恶鸟指的就是梟。破镜，是兽名。古代认为它是恶兽，与恶鸟梟并称。镜，《述异记》作獬。其为兽也。状如虎豹而小。獬与梟亦常并举。《洛阳伽蓝记》：“……蜂目豺声，行穷梟獬”。

梟，鲁迅是常常提及的。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序言》中说过：“我有时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。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梟鸣，报告着大不吉利的事。我的言中，是大家会有不幸的。”当年，（大约一九三四年）有一个叫作《人言》的刊物，那上面有人写文诬蔑鲁迅先生用日文写的《谈监狱》是“意气多于议论，捏造多于实证。”可不言而喻，登载这些诬蔑文字的《人言》及其作者“人”，才是真正反面的东西。

梟，是猫头鹰。在《我的失恋》一诗中，诗中主人还准备把它作为心爱之物送给他的爱人呢。“爱人赠我百蝶巾，回她什么？猫头鹰。”

在《集外集·音乐》一文中，针对那些称自己是甘脆的Mystic，并把音乐说得奇异虚幻，怪诞荒谬的人士，鲁迅提出自己的意愿，他怀着希冀的心情询问：“只要一叫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？！”这怪梟的恶声，当然不是反面事物，而是震惊旧世界的惊雷。

贾岛诗：“怪禽啼旷野，落日恐行人。”怪鸱的恶声波，也充溢着这一类警句所传达的气氛。

在《秋夜》里所写的恶鸟的飞动鸣叫，是冲破秋夜中一切自以为大有深意，摧残凌虐野花草，安排出残酷肃杀的恶势力统治的秩序的力。

在《鲁迅致许广平书简》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的信中鲁迅还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对于名声，地位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梟蛇鬼怪，我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。”

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：“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，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。”在这里的恶鸟，则是完全作为反面事物用的。

再早一些，东汉王逸《离骚经序》中讲的，以善鸟配忠贞，以恶禽比谗佞则恶禽也完全是反面事物。

但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《鸱鸟》，写一鸱对着脏官贪吏且飞且笑。篇末，还有几句话说：“鸱所至，人最厌其笑，儿女共唾之，以为不祥。但此一笑，则何异凤鸣哉”，这里的鸱，则又是作为正直人的代表而加以称道的。

四 苍翠精致的英雄

李贺有两句诗：“灯青兰膏歇，落照飞蛾舞”（《伤心行》）。这里说灯油将尽，灯焰发青，而飞蛾却在残光中飞舞着。这情调是多么凄苦啊！我们知道历代的诗、赋中写灯，写蛾，绕灯飞舞的小青虫作品不少，但意境多是孤独、悲凉。在鲁迅先生写的《秋夜》中对、小青虫，才有了新的认识。这里的小飞虫，小青虫……只要他们认为是真理，是光明，就以惊人的毅力，奔向前去，他们遇到火，但他们前仆后继，不怕牺牲……他们在火的光焰中飞舞着，又在玻璃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。这些“苍翠精致的英雄”鲁迅先生正是以虔敬、怜惜、爱抚、悲悼的情怀，记录了他们的行动。